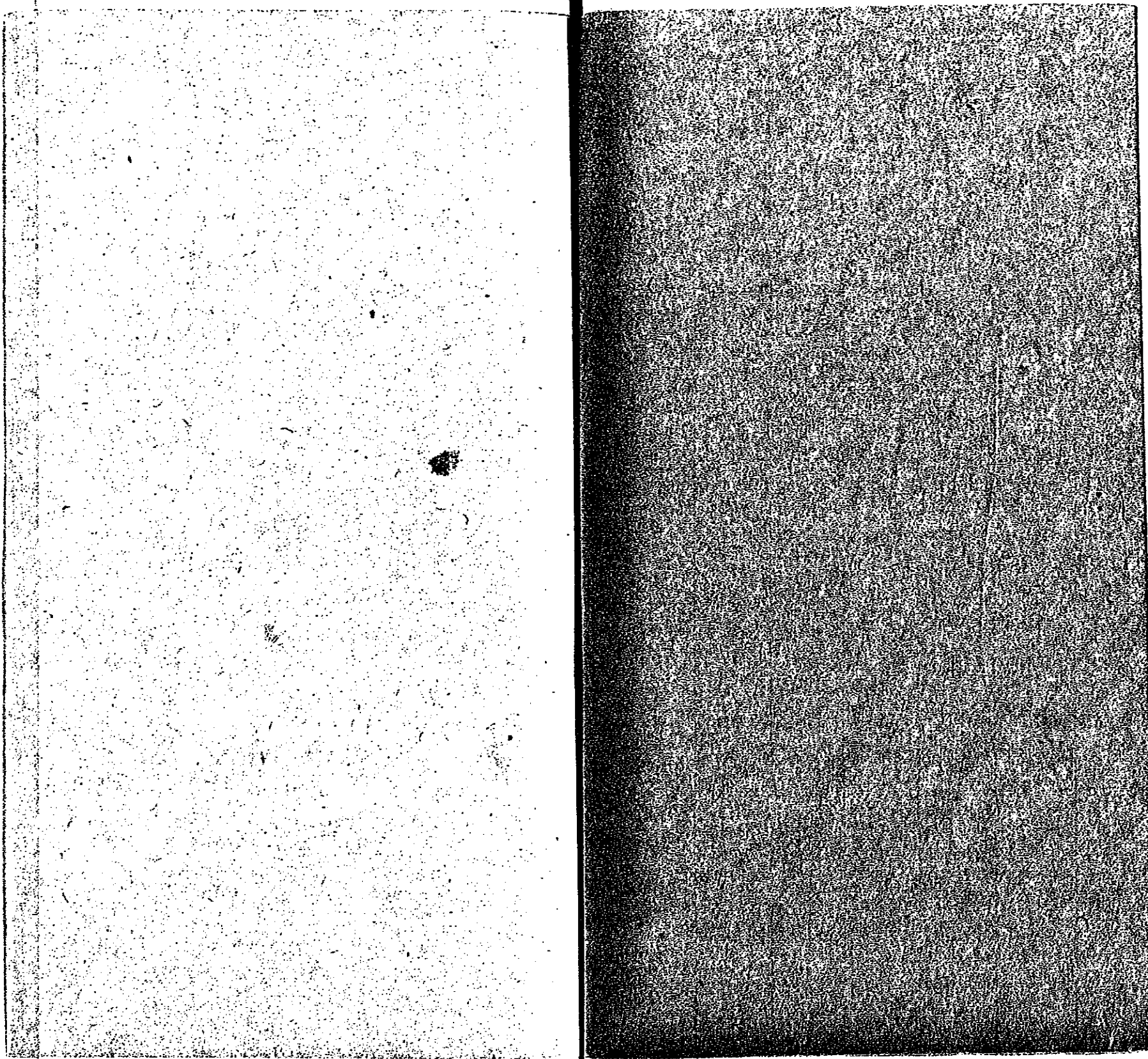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九 八 號	一 三 一 二 冊	五 六 號	九 門 三 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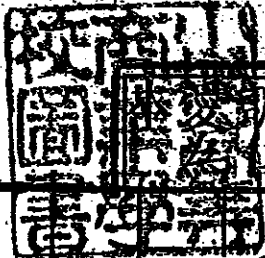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五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為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



以至誠

仁愛

為本

入君
當明
其道

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
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
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
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
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
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
明玉猷允塞矣○今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
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
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
已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先爲善

聖人
無棄
物

良綏仇敵爲臣子者由弗之絕也苟無舍弘之道
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讎君
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涑水司馬氏曰天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
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
商曰乃反商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
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
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
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

君道以求
諫為先務

臺諫以公
議為主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丁箇名分不可

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屏下不亂若以智寵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為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為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為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為之亦必終為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
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下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
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
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
心以涖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
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
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
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患乎邪
之不能倂之不能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

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
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
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
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
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
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
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
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
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

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材。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遺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

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微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太不恭也。知微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太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尋。

天道
至大
至正

不人君
不可君
乾道

不人君
不可君
頃刻
忘君
天君
之心

天有三
有天下

天下一
心下

大幾
有四

大法
有三

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
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
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
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不息或
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本也太幾也
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太幾萬變也太法三綱也有
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太幾然後可以取天下
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
則皇天上帝界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
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任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
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
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
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太幾有四一曰
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
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
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
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
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
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
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

天下有難

人心服而天下安

天下有臣

義理群生之性

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含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

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為重失之不以為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臣者雜然並進為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

人君納諫之本

天子至尊無上

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

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寗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

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

體有師氏以燬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

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

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式據夾車而趨位有官

師之典門屏之間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

也居寢有誓御之箴誓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

有正師之誦史為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太

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

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

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

御誓幾聲之上下

其樂

不幸

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其
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
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
以作又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
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
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
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極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圖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
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
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
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
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
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
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
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未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苟莛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

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丁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

止心
為天
下萬
事之
本

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
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
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
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
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為無不如
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
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更左右維持惟恐此心
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
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
其正者故不得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
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
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
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
惟其覺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
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
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
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
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
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

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

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成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木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

聖人欲全此理

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官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往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

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

人主
通天下
身為

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其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

人主養壽之命之源

尾如蹈春冰如惴惴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警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離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繫奉養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晝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

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入蕩滅古制為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闥四方文書非暫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

曾齊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

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
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
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主莫不兢兢業
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
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
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
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
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
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
昔劉安世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

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
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暴括平日之
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
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
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冢之親一鄉
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
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之大兆民
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酌
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
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

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泥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太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

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賤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業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而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善也誣之使喜本無怒也激

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
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
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
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
欺中方仗若曹擷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
此欺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
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
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
術干譽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
能也○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
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畦步不離
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
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
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
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
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
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仁義
之主
之術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喪相其稱
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
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
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
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王
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
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
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

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
其正便是人欲必也有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
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
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侮人而外敬正士不徇於
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
不敢怠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
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
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污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
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
之累然後為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

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

凡所欲為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名公之誥一則曰嗚呼奈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降厥命伊周名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桀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況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

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繁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木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親近君子之際而發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

聖人經世大法
人王之學
惟當急務為

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生之學惟當務為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下目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

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為益多矣夫傳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代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

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
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
德以寅恭祗懼爲首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
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
常住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
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
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且及承
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
後世不復如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
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曰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
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
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入完
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
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
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
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
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
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

與木石居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致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教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旣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命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夤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

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寔安
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
乃所以端拱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
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
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
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
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
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

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
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
主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
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
之丁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
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
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
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
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
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

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庸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古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耻爲庸主而思用力

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
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
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
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
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
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
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
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
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
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
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
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
無益而害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
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下
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
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
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且休私而邪者
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
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旣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予畜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誠能於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

剗治道俾陳要急之務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
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
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
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
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
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
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
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

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為
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為徒而有自得
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
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諂邪不得而惑
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
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
在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為出治之本非徒瑣
餽詞藝破析章句為書生之末技而已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
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

人主
出治
之本

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陳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天下

大本正可以保國
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

孝昭
不忘
先王
之意

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
有充有彌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
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
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
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
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
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
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
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
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

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
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
之也寮屬具官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
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
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
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
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
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
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
危哉

曾齊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
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兔在野人競逐之積兔在
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
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臯陶所
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
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
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

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
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
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
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
作其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
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
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
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
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
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

君臣
萬化
之原

亦日所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
有得失不在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
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峰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
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
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
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
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
也既汨於利矣未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
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
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
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
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
季氏而已葉賀孫問也是令下君臣之間其識慮
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弑君子弑父非一
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這箇事體初間只爭此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
聖人所以一曰二曰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
王之盛於後便云股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

殷駿命不易此處甚多○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

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

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也。○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家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己出入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

明真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

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十年爲成主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入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

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快快之心者必此言矣

張子曰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問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君子不無委曲

龜山先生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諍臣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

於論理則不殊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

木皆設香案

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

齊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

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

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

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

人君其尊如天

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
怠辱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怒
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已心
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
皆放心也太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
太人而當太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
君心怠則強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思
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
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
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失

逢君之惡者爲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下效智
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
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僞乎蓋道固當然非僞也
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
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
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
所以能信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
故智如良平不待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
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鉞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

周公
未嘗
取賞

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
退讓沖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
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
者為利祿耳有太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
以勲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
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頒度
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
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巳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
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眾建親賢非私於周公
也然則周公有太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

圖

士立
朝要
以正
直忠
厚為
本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
者盈而歉之謂歟○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
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
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
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
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
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
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重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

武帝
臣賢
獨一
人

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
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二於忠厚而不
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
諛忠厚所以關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
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
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
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
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
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
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
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
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
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振援
汲引以求其助如拯溺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
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
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
共成事功下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
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
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

宰相以得士為功

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太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為功下士為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為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

遠邇心悅誠服

伊尹之天下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弼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幸君不堯舜心便愧耻民有不獲是為己幸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為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為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

報君愛民
所當為

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為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無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太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污人牙頰間哉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在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

忠臣
藥石
之戒

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為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

愛君以周
公為法

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乃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傳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魯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不禍者豈唯人事在夫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足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